濂洛風雅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濂洛風雅

金履祥選

本館據金華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瀫洛風雅

序

風騷以降詩人林立大都雕刻花月藻繪山川求其藹如仁義之言蔚然道德之氣自杜韓數子以降十蓋不得一二夫浴沂風雩不廢吟詠孺子滄浪聖人有取因物觀時因時見道謂講學家不嫻韻語豈通論哉今讀仁山先生所輯濂洛諸子詩率皆天籟自鳴出入風雅無一不根於仁義發於道德宣尼復起其必采而錄之矣余學詩未就於諸子無能爲役特以先哲遺書懼墜其傳爰重爲校梓敬綴數語於簡首用誌嚮往之忱云爾光緒三年春三月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識於鄂垣之退補齋

王序

濂洛風雅者仁山先生以風雅譜婺學也吾婺之學宗文公祖二程濂溪則其所自出也以龜山爲程門嫡嗣而呂謝游尹則支以勉齋爲朱門嫡嗣而西山北溪搗堂則支由黃而何而王則世嫡相傳直接濂洛程門之詩以共祖收朱門之詩以同宗收非是族也則皆不錄恐亂宗也詩名風雅其實有頌而變風變雅則不錄夫惟聖人聲入心通鳥鳴蟲語皆發天機而契性眞童歌牧唱皆風雅也大賢以下必愼所感古之學者絃繩之音不離於手歌咏之聲不離于耳胸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陶練性情涵養德器莫善於詩詩取其正以風雅存濂洛以濂洛廣教學益愼所感也夫詩有三體曰賦曰比曰興一句之中皆具賓主竊嘗倣舉文公之詩咏而玩之如云昨夜江邊春水生比也爲有源頭活水來亦比也皆賓也吾心中有生生不息之春水活活而來之源泉則賓中主也而生有由生來有由來則主中主也能於賓中見主於主中見主中主則萬理一本萬派同源可於風雅中見濂洛且可於自心中見周程而且使凡有心者之皆可爲周程也此仁山先生以風雅垂教意也東陽後學王崇炳撰

戴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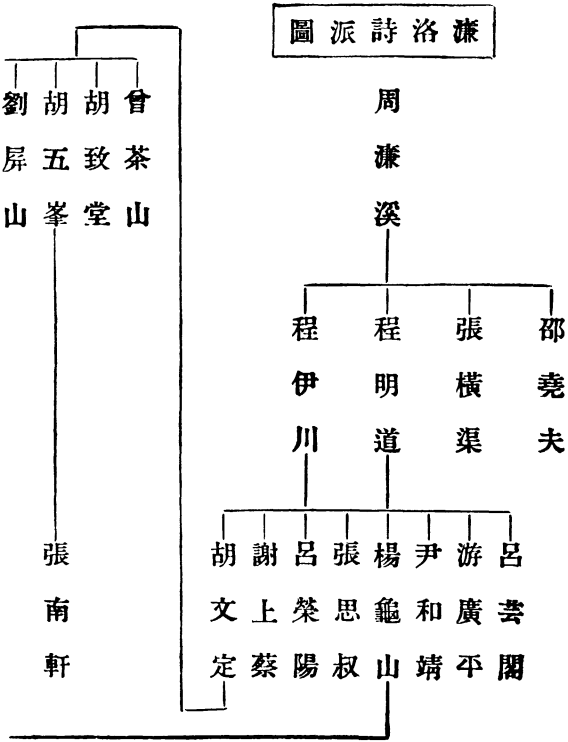
濂洛乃宋儒講學傳道之邦也。所言者道德。所行者仁義。安有風雅之名哉。不知人之生也。有性必有情。有體必有用。卽聖門教人。依仁則游藝。餘力則學文。未嘗離情以言性。舍用以言體也。但發而中節與否。則在人而不在天。金仁山先生。從遊何王二先生之門。得上紹紫陽傳勉齋之派。升堂入室。而道統賴以不墜。旣著大學疏義、論孟考證。慮後之學者。徒知務本爲重。不知有玩物適情之義。未免偏而不全。執而鮮通。大失先賢垂訓之本意。是誰之過與。于是每讀遺編。見其中有韻語。可以正人心。可以敦風俗。可以考古論世者。撮而錄之。使人洗心滌慮。非勸則懲。扶道之功何大也。茲編僅百餘頁。乃先生親手鈔本。裔孫律藏之已久。今附刻文集之後。屬予序。當日采擇手錄。甯簡毋濫之意。望海內見此書者。勿以罣一漏萬爲憾。則茲編可當三百篇讀矣。檇李後學戴錡書。時雍正十年夏四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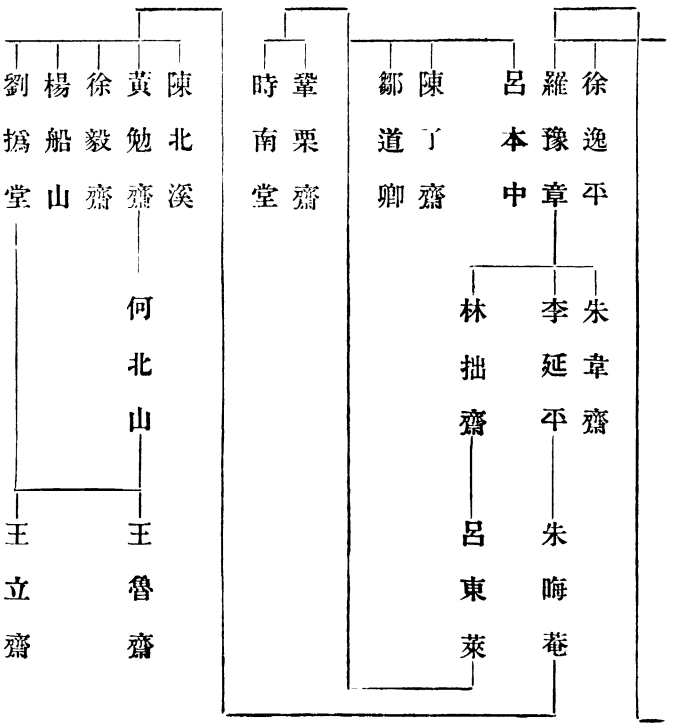
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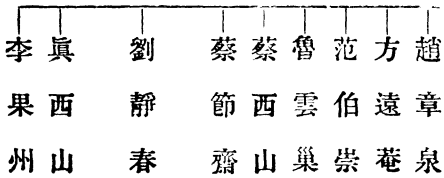
詩者志之所之也志有正有偏有通有蔽則詩有純有駁有晦有明故偏滯之詞不若中正之發而放曠悲愁之態不若和平沖淡之音生於其心則發於其言發於其言則作於其事所繫非細故也良瑞幼而好詩然有激於其中則必見於其外是以好爲奇崛跳踉之句發揚蹈厲之辭間亦自覺其露而未有以易之者仁山金子吉甫翁館我齊芳書舍暇日相與縱言至於詩因見其所編萃有曰濂洛風雅者開卷徐展但以師友淵源爲統紀而未分類例然皆涵暢道德之中歆動風雩之意淡平者有淳厚之趣而浩壯者有義理自然之勇言言有教篇篇有感異乎平昔之所聞因相與紬繹之竊以爲今之詩非風雅之體而濂洛淵源諸公之詩則固風雅之遺也第風雅有正有變有小有大雖頌亦有周魯之異體則今日風雅之編不可不以類分也於是斷取詩銘箴誡贊詠四言者爲風雅之正體其楚詞歌操樂府韻語則風雅之變體其五七言古風則風雅之再變其絕句律詩則又風雅之三變也類聚而觀之條理明整意味悠長因以私淑子姓而朋友間見者亦皆欲得之因録諸梓與同志共焉若夫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觀其一二而求其全集則又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嗚呼龜山載道而南伊洛宗派在中原者自文公淵源録已難盡考又況百五十年之後乎北方之學者必有得其傳者矣近聞許魯齋師友傳授之盛然其文章皆未之聞雖文公諸門人文集亦多未出嗣是倘有所得又當續編云時元貞丙申四

月既望石泉唐良瑞撰。

濂洛風雅世系


濂洛詩派圖
周濂溪
邵堯夫
張橫渠
程明道
程伊川
呂芸閣
游廣平
尹和靖
楊龜山
呂榮陽
張思叔
謝上蔡
胡文定
曾茶山
胡致堂
胡五峯
劉屏山
張南軒


呂本中
陳了齋
鄒道卿
羣栗齋
時南堂
徐逸平
羅豫章
朱韋齋
李延平
林拙齋
朱晦菴
呂東萊
陳北溪
黃勉齋
何北山
王魯齋
徐毅齋
楊船山
劉撝堂
王立齋


趙章泉
方遠菴
范伯崇
魯雲巢
蔡西山
蔡節齋
劉靜春
眞西山
李果州

濂洛風雅姓氏目次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謚元公，湖廣道州人。

程　顥字伯淳，號明道，謚淳公，河南洛陽人。

程　頤字正叔，號伊川，謚正公，河南洛陽人。

張　載字子厚，號橫渠，謚獻公，陝西鄠縣人。

邵　雍字堯夫，謚康節，北直涿州人。

游　酢字定夫，號廣平，官侍御，建州建陽人。

楊　時字中立，號龜山，謚文靖，福建將樂人。

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藍田人。

尹　焞字彥明，號和靖，官侍講，河南洛陽人。

呂希哲字原明，號榮陽，東萊人。

張　繹字思叔，河南人。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

胡安國字康侯，謚文定，福建崇安人。

羅從彥字仲素號豫章謚文質福建羅源人。
陳　瓘字瑩中號了齋謚忠肅延平人。
鄒　浩字志完號道卿官侍御晉陵人。
徐　俯字存誠號逸平。
呂居仁字本中。
曾　幾字吉甫號茶山謚文清。
胡　寅字明仲號致堂福建崇安人。
胡　宏字仁仲號五峯福建崇安人。
劉彥沖字子翬號屏山。
李　侗字愿中號延平謚文靖福建劍浦人。
朱　松字喬年號韋齋官吏部徽州婺源人。
林之奇字少穎號拙齋官宗丞。
朱　熹字仲晦號晦菴謚文公南直婺源人。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謚成公浙江金華人。
張　栻字敬夫號南軒謚宣公四川綿竹人。

黃　榦字直卿，號勉齋，謚文肅，福州閩縣人。
陳　淳字安卿，號北溪，謚文定，漳州龍溪人。
徐　僑字崇父，號毅齋，謚文清，浙江義烏人。
楊與立字子權，號船山，本貫福建浦城人，遷居蘭谿。
劉　炎字潛夫，號撝堂。
趙　蕃字昌父，號章泉。
方士繇字伯謨。
范念德字伯崇。
曾　極字景建，號雲巢。
眞德秀字景元，號西山，謚文忠，福建浦城人。
李仲貫字道傳，號果州，官兵部。
葦　豐字仲至，號栗齋，浙江武義人。
時　瀾字叔觀，號南堂。
蔡元定字季通，號西山，建陽人。
蔡　淵字伯靜，號節齋，西山子。

葉采字仲圭。
劉圻字崎叟，號篁幔。
何基字子恭，號北山，謚文定，浙江金華人。
王柏字會之，號魯齋，謚文憲，浙江金華人。
王偘字剛仲，號立齋，浙江金華人。

濂洛風雅卷之一

宋金履祥選　郡後學胡鳳丹重校刊

古體

拙賦　周濂溪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撤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顏樂亭銘　程明道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汚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賈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濬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忻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王立齋曰顏子故居所謂陋巷者猶有井存焉孔周翰爲浚其井而作亭於其上程子故爲銘之惟程

子師周子每令尋顏子之樂處。而程子每自得於心目之間。故于此亭因孔顏之胄裔。而深有感於師友之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於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得意。則庶幾乎。

邵康節銘

嗚呼先生。志力豪雄。闊步長趨。淩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慭遺。哲人之凶。鳴星在南。伊流在東。有甯一宮。先生所終。

四箴

顏淵問克己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於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女誡　張橫渠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明。是其帝命。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無然皇皇。無然營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雝。酒食是議。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欽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綢。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爾提提。爾生引□（失去一字。不敢擅加。）

大順城銘

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强。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姦。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於野。鋤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帥。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强。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來迹。卯橫午縱。余欲連隴。以衛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椽曹。軍師卒正。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盭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篡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長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

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謀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隍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帥。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而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材。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嘗欲請兵五千。橫行匈奴。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當慶歷間。文正公築大順城。屬先生爲記。按此時先生二十一二歲耳。

王立齋曰。張子此時猶有談兵之意。然篇中辭義高古。而整軍經武之事。實足以見萬全之策。所謂句句是事實。視出車采薇之作。亦庶幾乎。

君子吟　邵康節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生。樂善善作。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與。小人思壞。思與召祥。思壞召怪。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喜。好殺道絕。

小學題辭　朱晦菴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

是曰秉彝有順無强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呶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老耄惟聖之謨

學古齋銘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暴棄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卑淫視傾聽

惰其四支。斃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有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盎。須臾顚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罔敢或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所便。謂彼奚卹。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墉于奠。仲尼子弓。內順於家。外同於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王魯齋曰。夫子答仲弓問仁一段。卽敬恕之道。此先生早年作。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氷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王魯齋嘗批註又講于天台。今隱括其意。分爲十章。一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八章間則不續。九章差則顚倒。十章箴以終之。古語善

御者。折旋蟻封之間。○易入聲。處去聲。

讀易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罣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遵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本義補程傳。

靜江府虞帝廟碑詩

虞山之土。灕水之滸。誰修虞祀。九歌招舞。有翼張侯。牧此南州。懷帝之仁。咨其祐休。載瞻祠宇。頹剝支拄。明靈弗蠲。淫傲駢伍。乃教綱紀。乃夷乃攻。乃堂乃基。峻宇崇墉。帝降不遲。四門穆穆。侯樂其成。來饋來祝。惟帝之德。規圓矩方。即物而則。大倫以光。爰自側微。動植潛被。恭己當天。雲行雨施。惠于來世。億萬斯年。穹天博地。峙嶽流川。矧是弁裳舊惟聲教。愀然見之。興起則效。子隆于孝。臣力其忠。侯拜稽首。惟帝之功。淫傲、謂廟中舊有武侯香火及庳象之像也。南軒先生皆撤而棄之水。至象有諫者曰。帝甚愛此弟。先生曰。愛之者。帝舜一人之私恩。去之者。天下後世之公義。

六君子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書、通書。圖、太極圖。黃山谷曰。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程子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揚禮記註。當作陽。如陽氣之休物。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訂頑。西銘。廣居。仁也。

先生少喜談兵。後又出入于釋者。及反求六經。東見二程。淳如也。晚年攻釋氏之病。中其隱微。皐比、虎皮也。先生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及二程子至。次日虎皮不設。曰。吾說皆亂道。今有二程至。諸君可師之。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裏乾坤。

天根二句．用先生詩．先天圖乾在上．一陰生于姤．所謂月窟也．坤在下．一陽生爲復．所謂天根也．末二句．亦先生詩．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旌忠愍節廟銘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此忭．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閫．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不死．招魂作皋．帝有閑書．吏惰不稱．神用弗居．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烝孰嘗．孰克孰勸．守侯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舊增崇麗．牲有碑螭．蟠龜負扈．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張忠文公叔夜勤王．鄭威愍公驤守同州．皆死于節．信州守臣王自中爲之請立廟于其鄉．

劉少傅銘子羽

天謦皇德．曰陂其平．復畀人傑．俾扶厥傾．薄言試之．于越于鎮．卒事于西．亦危乃定．始却于秦．偪仄飄搖．一士之得．厥猷以昭．再蹶于梁．莫相予死．亦障其衝．校績愈偉．岷峨既奠．江漢滔滔．爾職于佚．我司其勞．曾是弗圖．讒口嘵嘵．載北載南．倏貶其褒．曰和匪同．識微慮遠．豈不諄諄．卒莫予展．我林我泉．我寄不淺．

暮年壯心有逝無反惟忠惟孝自我先公勉哉嗣賢克咸厥功豈不咸之又毀于成詩勸來者永其休聲

祭延平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俱興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濂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自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發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邱壑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彗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搜殫嗚呼先生而止于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歿孰云非天喜也小生卑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間闊侃侃敏祗推先永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遊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挈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忽于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益後有言君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次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沒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恨儀型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文公自言始初爲學好爲儱侗宏闊之言後從李先生皆不謂然久之曰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其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眞之證而不自知也此延平師友傳授端的文公之學實得于此精義造約至浮雲太虛一段蓋發此旨

鄧迪天啓論先生曰愚中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

玉山汪公應辰帥閩禮聘先生至而暴卒

讀書樓銘　張南軒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味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卒曷予暨嗟哉學子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純詞維歌緝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煒其明迺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止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王魯齋曰此篇駿偉通達足以起千載之沈痼

自箴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汚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顧。其垢已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知垢。其顧則即不。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清。是知齒本無汚。其汚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汚。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顧其面。白者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向也吾身。白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汚。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蔡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窒其通。貞爾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于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勤銘于石。用儆爾慵。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爲石子重作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隳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白首章句。倀倀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

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千考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爲宇文紹節作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淫則爲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愷愷勉哉弗渝是敬是保

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一其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南軒書院有諸葛忠武侯畫像乃唐閻立本筆文公謂敬夫盡爲之贊先生援筆立就文公跋其左方以爲非深知忠武侯心事者不能道也

靜江勸農詩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是播是鋤。嗟爾農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惟生在勤。勤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爾違。浙浙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和澤乃普。往即爾耕。惟力之深。往蒔爾苗。勿倦其耘。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日勿忘。彼生孰遏。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既穉既實。既堅既好。爾穫既同。先養爾老。保爾家室。撫爾幼稺。既迄有年。復思嗣歲。嗟爾父老。其訓其誡。俾務于本。惟土物愛。不念其本。何越其思。所思既越。害斯百罹。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覆治。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于憲章。嗟爾父老。教之孝弟。孰無父母。與其同氣。反於爾躬。孰無愛敬。即是而推。焉往不順。嗟爾父老。勿替諄諄。其未率從。警厲其身。告以禍患。使其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惟國之法。燁燁其垂。使爾知避。豈欲爾施。爾或日蹈。予疚予恫。曷使予懷寘于爾衷。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勞廑。時予之責。嗟爾父老。助予念茲。豈予之助。報國是宜。勖以今日。勸相于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勞。咨爾父老。尚演厥義。其諷其歌。于鄉于里。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壤埃坎。自古有年。

右熙熙陽春二十四章。章四句。

南康別朱先生　劉靜春

巖巖廬山。滔滔彭蠡。雲烟葱倩。風日清美。昔予懷思。夢寐千里。云何今日。登臨乃爾。廬山巖巖。彭蠡滔滔。今窺其迹。而仰其高。周旋是間。神歡意消。云胡不歸。勞心忉忉。有翩其羽。載飛載下。暮棲于林。朝集于渚。既安其止。亦獲其所。伊余云遠。曾不遑處。匪水何觀。匪山曷遊。徂年邁邁。迎不我留。欣懷幾何。如彼隱憂。

動樂靜壽舍是其焉求

祭晦菴先生　范念德

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汲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頹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從友紛集寔窆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長辭

時僞禁嚴會葬者亦千人范念德方爲鎌錢司主管官泛檄檢視坑場因使道會葬率同門之士訣祭于墓隅念德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臺察劾其離次會葬云

晦菴先生贊　陳北溪

德秉純明清明剛健篤學眞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魯齋箴　何北山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爲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基子恭父作箴揭之基謂王子非魯者也而自以爲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于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會氏之効也與其志可謂遠矣乃爲之箴曰

維人之生均稟大極萬里森然咸具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弗昏則由氣質曷開其明曷去其塞使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準始拘于魯曾以魯傳得于魯而得于實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用功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敬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織是悉聞禮聞孝寸累銖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于魯謂質難易勿安于魯謂學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稟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足述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于魯豈不大惑哉作斯箴侑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潛夫井銘

井道之成功在上出既潔既甃斯可用汲體常用周繘井之德勿蹇有孚是謂元吉射鮒與禽井道幾息渫而勿用井則何失我卜斯井寒泉之食匪惟食之亦以觀德惟泉有源其來罔極惟德有本其進無斁我泉日新我德日益相彼井矣爲吾之則井泥斯廢心茅則塞我作斯銘井陰是勒有不潔修明神其殛

蒲圻周令君銘

十室之邑有民有社可以行志可以宣化胡彼不仁謂邑爲債貪斤暴斧椎剝是怯恂恂周公氷雪自清循良之績與世作程靈山之原其椐其樫彌千萬年德人之塋

三君子贊爲金吉父書　王魯齋

朱文公

龍門餘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張宣公

歷埃勇進欲蛻理融濂溪霽月沂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呂成公

片言妙契氣質盡磨八世文獻一身中和手織雲漢心衡今古鼎峙東南乾淳鄒魯

秋蘭辭

蘭之青青其勢幽幽空山露冷其誰與儔靈均邈矣高風颼颼濯之清泉植以古甌相彼草木臭味相求豈無君子德馨與侔

愛日齋箴爲族孫璞作

天地之化一日不停歲不我與日月駿奔是以君子自强不息審己乾乾夕焉斯惕禹惜寸陰周公待旦矧是大聖罔敢或倦出作入息衆人蚩蚩自暴自棄老大傷悲我年甫少我學不力明德昧昧噬臍無及嗟爾小子毋曰妙齡髫齔幾何頎頎而巾爾寒襲裘爾饑重味師友琢磨家庭訓誨牖牖明潔視席靖夷於焉不學烏獸鬚眉相期爾深爾勵爾勉毋視他人我監不遠一善一惡夢覺之間一喜一懼父母之年於斯二者兢兢業業毋怠而忘毋作而輟東方明矣圖書滿前視此名扁千程一鞭日云暮矣默計爾工歌此銘詩氷炭爾衷

濂洛風雅卷之二

古體

李仲通銘　程明道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便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孳俛僶俛兮去道遠而又公取入附錄止此展兮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可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西銘　張橫渠

橫渠書院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改砭愚曰東銘改訂頑曰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

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甯也。

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

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又曰。首論天地萬物。俱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於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問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

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東銘

戲言出于思也。戲動作于謀也。發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于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誣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古樂府

載近觀漢魏而下。有名正而意調卒卑者。嘗革舊辭而追正題意。作樂府九篇。末篇鞠歌行。今附以見懷寄二程。

短簫歌

靈旗指不庭方。大風泱泱天外揚。短簫歌。歌愷康。明廷萬年。繼明重光。曾孫稼。如茨梁。嘉與萬邦。純嘏有常。

日重光

日重光。天際翔。願言貞明永瞻望。月重輪淡溟渊。願猶月之恆。協帝儀中天。

度關山

度關山。循九州。省耕覓徭詢明幽。人爲貴兮。哀我人斯敢予休。

雞鳴

雞鳴嘐嘐兮台懷憂。兄弟表裏兮台心求。黃金門。白玉堂。置酒愷樂。榮華有光。桃傷李僵。爾如或忘。

燕歌行

小雅廢兮東山不作。哀我人斯。皇心不樂。烝哉斯人。胡然而天兮王師於鑠。

東門行

古風出東門。我行樂巾綦。今歌東門行。牽衣强留甘餚糜。仗劍去。忽如遺。時清君去予心哀。

鞠歌行通志曰古樂府有鞠歌歌行乃相而歌平調

鞠歌胡然兮邈予樂之不猶。胥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

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寧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羌審己兮乾乾。

王魯齋曰。此古樂府之名。張子嘆道之不行。思欲著書以覺來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分爲三章。第一章乃聖賢憂世之誠。第二章欲託空言以啓來世。第三章嘆作與之難。但盡其在我而已。

虞帝廟樂歌辭

皇胡爲兮西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眇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神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拓舞。嗟莫報皇之佑。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虞之陽兮漓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所。聽鴛兮天門。羽毛兮繽紛。俯故宮兮一嘆。越宇宙兮無隣。無隣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朱晦菴

劉屏山蒙齋琴銘

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遏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紫陽琴銘

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大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目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凄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韻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口投進之。併請穀城老者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繆。高拂千尋。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聞說山中虎豹晝嗥。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猱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自聊。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往離憂。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溟濛。下有寒栖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我愛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柏含烟悄青蔥。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反招隱

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辨。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

佺佺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蹟矧是丹靑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得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哲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風雩亭辭　張南軒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邱焉於登覽爲曠建安劉公命作亭其上以爲靑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又繫以詞

眷麓之回隈有絃誦之一宮鬱靑林兮對起背絕壁之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試芟夷而卻□翁乘境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假蹇之喬松山靡靡以旁圍谷幽幽而潛通翩兩翼兮前張擁十旄兮後從帶湘江兮浮綠盡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閟昉經始乎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

勝槩以獨出。信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諏義。爰遠取于舞雩之風。昔洙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隨陳其所衷。獨點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分不同。方含瑟而鏗然。諒其樂之素矣。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于事功。蓋不忘而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鳶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是崇。嗟學子分念此。遡千載以希蹤。希蹤分奈何。盍務勉乎敬恭。審操舍分斯須。凜戒懼分冥濛。防物變之外誘。遏氣習之內訌。寇私意之脫落。目本心之昭融。斯昔人之妙旨。可實得于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工。登斯亭而有感。期用力于無窮。

夜氣箴

眞西山

予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閒。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當以造化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於床第之上。使慢易邪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造乎其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于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凜凜乎臨恫。孟子言外之意。

濂洛風雅卷之三

五言古風

移疾

張橫渠

移疾謝華省。問耕還弊舍。扶持便疎慵。曠僻逃將迓。晝棋涉徑側。暮粥梧陰下。久矣澄清心。永媿桑弧射。

古樂府君子行

張思叔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彌蓄憂患前。文公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甘思。瓜李發足論。

書座右

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寄友人

有客厭事事。潔身山之幽。寒暑不相貸。乃有卒歲憂。有生此有事。簡之成贅疣。澄江本無浪。不如信虛舟。

六經乃道要毋以利心求一朝與理會萬境眞天遊伊水正清泠子行無滯留西風昨夜至送子馳中流落月灑殘夢已著古渡頭我病强送君是行良難儔異時青門下誰識東陵侯

此日不再得　楊龜山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躞躞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愼所之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茫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文已云沒簡編有遺芳希賢亦賢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四寸間雕鐫事詞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筴博塞遊異趣俱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强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則亡雞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寄臨川學者　呂本中

我思臨川居欲往意未慊每懷二三子歲月多徂苒後生愼所習譬若絲在染未須極軒昂且欲就收斂舉動思古人此志豈不遠才雖有高下事亦要强勉願爲江海深豈作盆盎淺

其二

世人爭錙銖未語色已變居然面頸赤自處亦已賤甯知烈士胸渠自有志願一介不妄取萬鍾吾已倦

古人有伯夷名冠太史傳。

其三

見人輒有求。所以百慮非。但能守簞瓢。何事不可爲。恩夫飽欲死。壯士固常饑。出門萬里途。其亦愼所之。

其四

莫惜一日勤而忘終身憂。農夫力耕作。其必望有秋。目前不鹵莽。久亦有倍收。少年不努力。長大復何求。

出門見明月

出門見明月。入門思故人。故人如此月。一見一回新。明月相見多。故人相見少。問爾何因緣。長似此月好。故人在何處。南北東西路。明月在咫尺。夜夜庭前樹。明月莫虧缺。故人莫離別。願月如故人。故人亦如月。

朱韋齋

微雨

端居身百憂。況乃貧病俱。天公頗相哀。雨我蔬藥區。曉霽新青勻。日薄生意蘇。衛生固未必。一飽行可圖。故園天一涯。茅荊誰爲鋤。崢嶸歲云暮。此念當何如。

秋懷

窓堵超玉繩。影落夜窻寂。火雲一洗空。玉露清欲滴。緬懷天涯弟。起坐三嘆息。歸同讀書燈。晤言永佳夕。

度石棟嶺

我行欲安適。車馬踰山樊。谷深不敢瞬。危磴爭猱猿。坡陀兩山間。寂歷三家村。茅簷青裙婦。蓬髮新烟昏。

敲氷那可飲。分我一掬溫。郎樵晚未歸。客至不與言。不奉沙頭卮。肯投柳下門。作詩配國風。行者式其藩。

雜興題氷和壁

身輕客已去。睡矣體新沐。南風吹好句。歷歷韻松竹。雖無天耳聽。擬以幽夢續。不辭舉似人。恨汝新眼肉。

負暄

宵寒臥增裯。晝寒起增衣。如何負暄樂。高堂日輝輝。引光扉盡闢。追影榻屢移。妙趣久乃酣。瞑目潛自知。初如擁紅爐。凍粟消頑肌。漸如飲醅醪。暖力中融怡。欠伸百骸舒。爪搔隨意爲。頗回驕佚氣。頓改寒酸姿。熏然沐慈仁。天恩豈予私。廓披橫空雲。四海同熙熙。矯首望扶桑。傾心效園葵。

王魯齋曰。此篇善形容。推廣學問浹洽于胸中者。亦如是哉。

飲租戶

我病不任耕。歲收仰微租。蒙成每自愧。一飽使有餘。連觴使之醺。醉語雜叫呼。野人無他腸。吾輩恐不如。

種菜

傍舍植桑蔬。攜鋤理荒穢。桔槔勤俯仰。一雨功百倍。朝來綠映土。新葉搖肺肺。牛羊勿踐履。食肉屠爾輩。

遠遊篇十九歲作　朱晦菴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捧樽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瘴癘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躡險摧其剛嵬峩既莫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卽萬里超忽淩八荒無爲蹙蹙者終日守空堂足跋曰蹙蹙

酬敬夫贈言幷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棁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路空漫漫泥行復幾程今日宿諸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嘆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擊謳

又

昔我抱氷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甯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神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臥龍菴武侯祠

空山臥龍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也。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儆。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右一章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間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柢。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於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强揑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此等言語混濛。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旣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儵忽鑿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語出莊子。

右二章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

方遠近小大。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个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右三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氷焦火。則喜怒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心之要。雖具在方册。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靜觀寰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周穆王西巡狩忘歸。徐偃王僭號。穆王長驅歸周。命楚伐徐。又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邪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右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爲此誘奔趨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舊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于亡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嘆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右五章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青千里草。董卓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當塗謂魏也。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昭烈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帥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實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右六章

晉陽啓唐祚。隋末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太宗與裴寂取宮人私侍高祖。劫以起兵。王明紹巢封。太宗殺巢刺王元吉以其妃生子明。遂以爲其後。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麾聚濱天倫。牝晨司禍凶。高

宗武后本太宗才人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仁傑張柬之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右七章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蓋此詩其首二章是說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于經世之事而古今治亂得失具于史册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備有法然溫公此書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間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簒賊接東漢之統去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嘆息而常婉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望公也既不能然則嘆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又如紀武氏事罪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能削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於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於溫公況范氏實隸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於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而發

朱光偏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illegible]重原。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右八章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個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粲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濁莫乘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梶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間。莫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右九章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粲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嘗師。刪述存聖軌。

右十章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此一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右十一章

大易圖象隆。詩書簡編訛。禮樂矧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晩居伊闕龍門之南。

右十二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置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燾。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篇尚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絃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謙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諸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門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顏生躬四勿。君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右十三章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右十四章　何北山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曰。此噗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者。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偸生詎能安。

右十五章　何北山曰。生則有死。天道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跡雲山。苦身修煉。以求不死。所爲雖似清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賊。蓋修身以俟死者。聖賢所以立命也。保煉延年者。道家所以偸生也。又豈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接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擬徑一以閉。廓然世事趨。號空不踐實。蹟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右十六章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罪業。卑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

而陰奪其生養之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敍旣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儒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右十七章　何北山曰。此詩嘆科舉之弊。每三年羣天下之士爲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所以深嘆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盂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劇嗜炙。見惡逾探湯。庸言戒虩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右十八章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右十九章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卽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岩林之嘆。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毘子。呫嗶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

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右二十章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用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帥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有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必倍之之謂。大槩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聲者善聽。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故奇功可收也。

送晦菴　張南軒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卻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甯殊謀。南山對牀話。匪爲林壑幽。白雲政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强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

送楊廷秀

昔人忘言處。可到不可會。還須心眼親。未許一理蓋。詞章抑爲餘。子已得其最。嘗知鄒魯傳。有在文字外。

又

平生風雨夕。每念名節難。窮冬百草歇。手自種琅玕。吾子三十策。字字起三嘆。豈欲求人知。正自一心丹。請哦碩人詩。匪爲樂考槃。

送邱宗卿出守嘉禾視民如傷爲韻

呂東萊

視

構李國西門。道里去天咫。訟庭人摩肩。客館舟銜尾。涼燠變須臾。怵聽復駭視。心平理自見。周道本如砥。

民

堂下萬休戚。堂上一笑啞。是心苟不存。對面越與秦。豚魚尚可孚。況此能言民。君看津頭柳。葉葉皆相親。

如

奮髯疾抵几。解衣徐探雞。古來多快士。氣吞兩輪朱。簿書高沒人。迎筆風摧枯。自許豈不豪。歲晏終何如。

傷

折股稱良醫。識病由身傷。開府事如林。豈盡昔所嘗。平生老農語。易置復難忘。麥黃要經雪。橘黃要經霜。

答曾伯玉

黃勉齋

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幽人起長懷。感此節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吟。丈夫各有志。莫作兒曹心。涉遠當疾趨。畏景須就陰。願言理輕車。去上南山岑。

陳憲仁智堂西友清軒　陳北溪

名軒何以清。惟有梅與竹。梅清清且白。竹清清更綠。雪蘂破清灑。霜標挺清肅。至哉雙友清。格韻眞寒玉。伊誰與之友。相對淡無欲。清心仁智翁。妙趣于中足。

竹門　徐毅齋

竹門何爲設。護此自在身。而有不知者。謂隔一切人。門有閉有開。人有疎與親。閉以謝俗客。開以納嘉賓。或方計財利。我方甘窶貧。或方圖宦達。我方埋隱淪。豈惟乖趨尙。誠亦困糾紛。若夫道義交。開益所願聞。清幽能共適。淡薄能相因。與夫學問徒。講說敢辭勤。義理滋我悅。詩書陶我眞。俱不役殽酌。且無昏精神。然當時省己。勿或浪尤人。古人重晚節。氣衰當志新。古人貴老成。齒頹資德尊。初心苟無負。斯不愧斯門。

虎邱謁和靖祠

涵養當用敬。進學在致知。如車去隻輪。跬步不可移。夫子受師說。惟敬實所持。升堂逮易簀。參倚日在茲。遺言落人間。攷論極研幾。是心要收斂。中不容毫釐。大學著明法。格物及階梯。放心苟不收。窮格將安施。古人貴爲己。末俗多外馳。豈無實踐者。茲焉當反思。晚生拜遺像。敷衽跪陳詞。願言服予膺。沒齒以爲期。

王魯齋曰。李果州雖不及師文公。卻能尋訪考亭門人相與磨礪。此詩不特提出和靖精微處。爲學之

要盡在是矣讀者盡潛心焉

送湯伯紀　　眞西山

交情世豈乏道合古所難自我得此友清芬襲芝蘭苦語時見箴微言獲同參相從仁義林超出名利關此樂未渠央忽告整征驂索居可奈何使我喟且嘆至危者人心易汨惟善端苟無直諒友戒謹空杆盤重來勿愆期同盟有青山

定王臺送仲弟赴岳陽司理

定王百尺臺長安萬里目昔人思親心山川詎能局于焉共登臨使我增感觸微霜隕陔蘭悲風撼庭木銀山在何許白雲但空谷搔首重徘徊冥冥江樹綠

又

先民不可見懷哉金玉音士雖一命微愛物宜存心矧茲圜扉內白日變重陰求情筆楚下寃哉詎能禁諱嗥漫弗省鬼神爲悲吟子往涖其職朝夕惟欽欽謹刑勿留獄斯語眞良箴

暮春感興　　何北山

郊原春向深幽居寡來往和風日披拂淑氣徧萬象草木意欣榮禽鳥聲下上靜中觀物化胸次得浩養緬懷浴沂人從容侍函丈舍瑟自言志宣聖獨深賞一私盡消融萬理悉昭朗其人不可見其意尙可想我生千載後恨不操几杖春服雖已成童冠乏儔黨安得同心人詠歸嗣遺響

和吳巽之石菖蒲

菖蒲綠茸茸。偏得高人憐。心清境自勝。何必幽澗邊。節老葉愈勁。色定枝不妍。堂中賢主人。與汝俱蕭然。豈不與世接。自遠塵俗喧。

懷古呈通守鄭定齋士懿四首　王魯齋

東方有猗桐。菀彼雲之岑。良工一斤斧。斲爲膝上琴。朱絃輕拂抹。盎然太古音。不彈箕子操。不調離騷聲。安得夔與樂。天下終和平。

南方有良藥。神妙難具寫。沉疴一刀圭。無不立愈者。性烈必瞑眩。色惡如土苴。倉公一見之。寶愛不忍捨。欲起國膏肓。先當醫苟且。

西方有精鋌。淬以百鍊堅。範爲三尺劍。炯炯雙花寒。勿以埋厚地。勿以投深淵。未染蛟龍腥。未睨姦雄元。丈夫繩把握。且以破拘攣。

北方有大井。深潛幾萬尋。煎爲東阿膠。瑩徹如球琳。持此一寸微。可救千丈渾。世道一以濁。貪風方襄陵。誰能汲此水。淨滌四海心。

和立齋踏月歌

我觀天壤間。何處無此月。對月兩心同。正自欠此客。月清人更清。心景兩相迎。平生負此約。鬢影今星星。我有一要言。願與月同盟。清光無晦蝕。與德時時新。

西倅廳氷雪樓次韻

我生山水窟。一靜了萬境。登臨始識奇。已與凡目並。大哉飛躍間。一物具一性。氷雪有妙理。言言苦難聽。開藏古制存。以抑揚氣騁。稜稜六花嚴。中有生意瑩。非貞曷爲元。妙幹舒慘正。變調不可偏。相資不相病。陽和一以泄。品彙反不競。新政氷雪清。洗濯炎蒸淨。陰痾一陽微。震裂萬蟄儆。酣酢極變態。不失本來靜。一樓駕高明。俯仰動微省。深恐神鑒昏。萬事如捕影。繰藉嚴冷名。賡歌歲寒詠。卽此反求心。已見無不敬。行到百尺頭。腳力須用勁。

夜對梅花示彥恭侄　王立齋

羈旅不自怡。坐閱芳歲晚。江湖有莫逆。梅花還到眼。平生相慰藉。風期無近遠。今夕共短檠。與子興不淺。

又

羈旅閱世紛。坐念百憂集。共子時劇談。滿懷氷雪潔。儀型誰有常。梅花靜玉立。何用對忘憂。歲寒端有益。

濂洛風雅卷之四

今體

七言古風

宿興慶池通軒示同志　張橫渠

清湘庭下千竿竹。百尺斑斕聳蒼玉。通軒軒外萬頃陂。陂接南山天與齊。唐基一壞半禾黍。舉目氣象增愁思。我來正當搖落時。塵埃七日無人知。東平叔子信予友。問學不厭堅相隨。叔子莫痛鳳沼湮。又莫悲愁花墮。所憂聖道久榛塞。富貴浮雲空點污。作阿去聲明發予西叔且東。高談更爲通宵坐。

岳陽書事

洞庭水落洲渚出。蓼翠蔬峯遠湮沒。重樓百尺壓高城。畫棟沈沈倚天闕。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淩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日萬頃磨新銅。琉璨夜影貯星漢。騎鯨已在銀潢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壑青浮空。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須臾瞑晦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瀰壑走魑魅。停瀦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開。依依寒光浸虛碧。

憶別

柳絮飛時與君別。南樓把酒看明月。月似當年離別時。柳絮如君何處飛。千書百書要相就。思君不見令人瘦。念君情意只如初。顧我形骸已非舊。朝來有信渡黃河。鴈足繫書多網羅。城南城北芳草多。月明如此奈愁何。

牧牛兒

牧牛兒。放牛莫放澗水西。澗水流急牛苦饑。放牛莫放青草畔。牛臥得草兒亦懶。隨牛莫着鞭。幾年力作無荒田。雨調風順租稅了。兒但放牛相對眠。

題浯溪　胡致堂

戎馬胡爲踐神京。翠華東巡朝大清。乙巳東幸。以謁老子爲名。扶桑大明湧少海。虎符百萬屯雲興。皇威意無窮髮北。老傳坐籌日中幗。謀臣猛將俄龍休。吹入胡笳一蕭瑟。寒南莽莽多穹廬。寒鴈年年不繫書。卽首朔雪清淚滿。傷心玉座碧吾虛。中興聖主宜光類。羣材合沓風雲會。會稽中楯今幾時。於鑠王師尚時晦。最喜鄴侯開肅宗。不謂晨昏急近功。竟使大唐宏業墜。豈碑有愧昭無窮。徒倚碑前三太息。江水東流豈終極。頌聲諧激不爲難。君王早訪平戎策。

桃源行

北歸已過沅湘渡。騎馬東風武陵路。山花無限不關心。惟愛桃花古來樹。聞說桃花更有源。居人共得仙

家趣。之子漁舟安在哉。我欲乘之望源去。江頭相逢老漁父。煙水茫茫雲日暮。投竿拱手向我言。桃源之說非眞傳。當時漁子漁得錢。買酒醉臥桃花邊。桃花風吹入夢裏。自有人世相周旋。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窮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不然山源遠近桃花開。宜有一片隨水從東來。烏乎神明通八極。豈特祕爾桃源哉。我聞是言發深省。勒馬卻辭漁父回。及晨逼覽三春色。莫使風雨空莓苔。

少稷賦十二相屬詩戲贈　劉屏山

不用爲鼠何數奇。飯牛南山聊自怡。探穴取虎有奇禍。守柹伺兔非全癡。文成雕龍成卷軸。畫蛇失杯坐添足。走馬章臺憶舊遊。歲月縵驚羊胛熟。六窗要自猲猴應。異雞無應心日休。白衣蒼狗變化易。世事何如牧猪戲。

古墨行江南李氏舊物

長春殿古生荆薈。猶有前朝遺物在。錦囊珍重出玄圭。雙龍刻作蛇蜒態。枯皮剝裂弄几刓。斷玦精堅磨不殺。吾聞李氏據江南。文采風流高一代。當時好玩不獨此。此用往往窮奢汰。徵工選技填御府。不惜千金爲賞賚。治兵唐推莫衞精。治民漢許龔黃最。惜哉取士不知術。妙手獨得庭珪輩。眞主驅馳八極表。荒王逸樂孤城內。汗青得失更誰論。尤物競爲人寶愛。嗟予視此如糞土。事有至微尤足戒。投文欲往弔江流。幽魂未泯應慚悔。

飲梅花下贈客　朱韋齋

憶挽梅梢與君別。終年夢挂南臺月。天涯溪上一樽酒。依舊風枝舞香雪。高情絕艷兩無言。玉笛氷灘自幽咽。卻憐造物太多事。更要和羹調人舌。浮生踪跡風光裏。鼠壤珠宮孰優劣。正當醉倒此花前。猶勝相思寄愁絕。

送八兄歸廣漢　張南軒

彌旬積雨未生耳。冬壑未渠收潦水。閉爐情話正爾佳。乃復歸舟行萬里。百年永感臥湘城。風急鶺鴒原上情。豈無他人意則眞。每覺軟語溫如春。少年銳意淩八區。晚以樂義稱鄉閭。聞人有急亦已如。天報兩子雙明珠。小隱卜築蘭谿邊。修篁喬木今參天。是非榮辱不到處。卷書一枰清晝眠。人言壽骨兼修眉。慶事鼎鼎供期頤。豈惟宗族話軌範。政倚晚節增光輝。有弟有弟復何爲。閉門讀書人謂癡。故山未道歸松願。江頭獨立送歸時。

王剛仲惠詩醉筆聊和　劉撝堂

君不見山澤之癯蒙野服。爲彼陽桑還自沃。又不見侯門公子貴且嬌。飽粢膏粱猶未足。人生貴賤不難分。唯有聖人無等倫。朝爲塗人暮爲禹。窮崖斷壑看回春。君方妙齡截不住。萬里飛黃又騰世。王良造父不得施。耳側風聲未爲遽。我思古人愛其宇。青蘋堂兮杜若廡。芰荷可裳菊可餐。肯逐纖埃與塵土。是中非聲亦非色。安得與君一馮軾。鵬鵬變化不可量。要指天池爲一息。悠悠此道誰能將。從知可玩不可忘。

愼勿隨風學飄絮春光點蕩成飛揚

西山孝子吟　何北山

君不見東京茅孝偉布褐躬耕具甘旨烹雞饋母供晨飡卻辦草蔬爲客禮北州高士郭林宗一見驚嗟不能已又不見唐朝董邵南窮居行義無與比朝耕夜讀養雙親孝格天翁降祥祉一時好事昌黎公爲作啓詩歌盛美兩君制行固已奇姓名自足垂千祀更有高賢爲發揮至今赫然在人耳幾年見說西山汪信義當時表閭里只今家雖四壁空卻有賢孫祖風似力田養親孝行高千載董茅同一軌孑然隻影無妻兒手自耔耘供滫瀡乃翁喪明三十年膝下承顏不離跬三時供務親耕鋤一日何曾入城市朝朝敬問衣燠寒且且謹察食豐菲一畦早韭登春盤五母黃雞薦秋黍盡心自足爲親歡豈必三牲八珍侈謹身百不貽親憂父子熙熙和氣裏翁目雖瞽翁心怡八十鹿眉反兒齒邇來餅粟頗不慳積善固宜天相爾鄉閭詠嘆同一聲養志如君能有幾人有詩書君未學我謂如君眞學矣孝弟是乃百行先爲仁每必從此始世人有親不能養浪著儒冠誠可恥何如汪君貧窶中卓然合此秉彝理拱辰山人孝義家氷鑑可與郭韓擬聞君之風喜欲顛揮灑龍蛇忽盈紙諸君自感聲氣同雖以清商間流徵既經名勝文發揚一日傳誇滿桑梓我雖病倦愧不文亦作長謠紹貂尾安得是邦賢使君特爲輩牋啓丹扆裘裘雙表旌高門題作西山汪孝子名配此山長不窮來者人人爲興起

老菊次時所性韻

獨步東籬餐落菊。一幅烏紗漉浮玉。悠然謝客欲醉眠。懶拾枯枝炮脫粟。靖節先生骨已寒。囘生何必須神丹。紫陽一字冠青史。名節恃此安如山。義熙一去知幾變。金鈿翠葆猶年年。我生因循顛已華。甚矣今年脫左車。嘲紅弄綠少時態。歲晚相對惟寒花。雨荒深院黃金盡。誰謂顏色埋塵沙。高風雅致隨遇見。簷外玉立橫枝斜。

題定武蘭亭副本

文皇命殉昭陵土。蘭亭神蹟埋千古。率更揚本勒堅珉。鑾帝歸裝留定武。薛家翻刻愚貴游。舊本和龕歸御府。烟塵橫空飛渡河。中原荆棘交豹虎。維揚蒼莽駕南轅。百年文物不堪補。紛紛好事競新摹。傾敲醜俗亡遺知。如今薛本亦罕見。鬚髯典型猶媚嫵。清歡盛會何足傳。右軍他帖以千數。託言此筆不可再。慨然陳迹與懷語。今昔相視無已時。手掩塵編對秋雨。

冬日雜興　王立齋

庭際幽蘭手自種。託根不與春花共。冉冉同風數莖竹。襟期元作幽人供。如何江湖浪征逐。芳信卻因馮翼送。多慚獨處歲將晚。尚想清標形曉夢。

又

澤國風饕霜力緊。黃落凋殘碧成錦。最憐柿葉與楓林。平園物色正瀟灑。造化不翕何所張。獨怪廷朝日融景。天理眞機默玩心。悟取靈根發深省。

五言絕句

書門扉 出南軒語錄 周濂溪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歲寒 邵康節

松柏入冬青。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看。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能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言意之間。亦可以見天地。此堯夫之所以獨得而不容已於吟也。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屏山 劉屏山

南溪抱山流。潤氣滋林麓。夢破午窻陰。清風在寒竹。

雨 朱韋齋

纖纖花入麥。漫漫雨黃梅。泥徑無人度。風簾爲燕開。

百丈巖石磴 朱晦菴

層巖俯幽壑。微徑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程有奇觀。

小澗

兩岸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飄灑。

紅蕉

弱植不自持。芳根爲誰好。雖微九秋幹。丹心中自保。

枕屏秋景

山寒夕颸急。木落洞庭波。幾疊雲屏好。一生秋夢多。

西閣

借此雲窗眠。靜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間雨。

君子

倚仗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

用分水鋪壁間韻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送定叟弟官桂幙

事業無欲速。燕逸不可求。速成適多害。求逸翻百憂。

桃花塢

花開山雨明。花落水流處。行人欲尋源。只在山深處。

吟風橋

橋邊風月佳。俛仰有餘思。無忘履氷心。方識吟風意。

竹窗

前山雨霽花。餘芳棲老木。卷藏萬古春。歸此一窗竹。

漁舟晚笛

落日下大野。江邊漁事收。小舟橫斷岸。長笛一聲秋。

風雲晻靄

虎嘯風生。龍藏氣吐雲。草廬勿高臥。天地正絪縕。

野

名利驅馳急。江山自古今。舟行水上意。人立渡頭心。

山居

疊巘雲烟表。茅簷竹樹中。起予深隱趣。筆底有高風。

題畫扁

呂東萊

王魯齋

王立齋

野橋人迹少林靜谷風閑誰識孤峯頂悠然宇宙寬

又

深林擁蒼翠絕巘傾陂陀便欲褰裳去乘風逸興多

五言律詩

同宋復古遊山巔至大林寺　周濂溪

三月山方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清天風拂衣袂縹緲覺身輕

譚虞部昉致仕

清時望郎貴白骨故鄉歸有子紆藍綬將孫著綠衣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甯爲遁者肥

陳公園修禊事席上賦　程明道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縈紆度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

文公曰鄠縣遊山諸詩少年所作卻佳

和王安之花菴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醉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仙鄉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丈長。心下有清涼。靜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觸感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淨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哀喪者。能作太平人。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又一云。復卦吟。陰剝于坤。陽萌于復。坤復中間爲無極。天之心尙未變動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文公曰。至哉言乎。學者宜盡心焉。此是怵惕惻隱方動而未發于外之時。

身心安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

晚涼閒步

得處亦多矣。風前任鬢斑。年過半百外。天與一生閒。瑩淨雲間月。分明雨後山。中心無所愧。對此敢開顏。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涼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雁來賓日。鷹鸇得志秋。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船未著頭。

餞賀方回分韻得歸字　游廣平

邀客十分飲送君千里歸情隨綠水去目斷白鷗飛松菊今應在風塵昔已非維舟後夜月能不重依依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　楊龜山

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此詩乃先生少時筆也其敏學自幼已然

攬翠軒　陳了齋

地與煩囂隔登臨翠色中雨餘千畝竹霜過一山松逸興雲無盡幽懷水不窮絕勝花滿眼只得片時紅

春日書懷　胡文定

一氣本無息春風花又開景多閒後見詩好靜中來午枕莊周夢東軒靖節盃不須籬畔菊能制暮齡頹

首夏言懷

白日延清景紅芳轉綠陰川雲長淡蕩魚鳥自高深靜養中和氣閒消忿慾心此情雖不語沙界總知音

種竹頗有生意　曾茶山

近郊蕃竹樹手種滿庭隅餘子不足數此君何可無風來當一笑雪壓要相扶莫作封侯想生來鄙木奴

贈外孫呂祖謙

昔別溪南寺奇龐總角兒傳聞不好弄謄喜更能詩絃術眞吾道躬行是汝師掖垣家學在何以徧參爲

月下　朱韋齋

幽獨不自得出門誰適從滔滔我不即踽踽世甯容吾道固應爾何人此意同惟餘穿戶月照我一樽空

傅知郡相過九日山後泛舟劇飲　朱晦菴

扁舟轉空闊烟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岸生杯深同醉極嘯詠獨魂驚歸去空山黑西南河漢傾

挽延平李先生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名家本末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落舊烟霞

同敬夫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于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嶽頂上封寺有懷元晦　張南軒

憶昔朱夫子登臨氷雪中劇談無俗調得句有新功別去雁橫浦重來月滿空遙憐今夕意清夢倘相同

喜聞定叟弟歸

吾弟三年別歸舟半月程瘦肥應似舊歡喜定如兄秋日聯鴻影涼窗聽雨聲人間離聚樂身外總云輕

默侄之官

侄也相從久吾心念汝多又爲江漢別空覺歲年過氣習須消靡工夫在講磨惟應介如石人事易蹉跎

夏夜　呂東萊

晚市收聲盡虛堂一味涼炎蒸渠酷吏閒靜我羲皇露沐疎螢溼風梳細草長與移無定在隨月轉胡床

秋日

堂下梧桐樹清陰欲滿簾風前數葉落枝外幾山添世故眞難犯幽棲不用占新涼入書幌好在鄴侯簾

端明汪公挽章

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囘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又

四海膺門峻親承二紀中論交從父祖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

訪高僉判故居　黃勉齋

遠樹分高下平州接有無短亭低密竹小艇隱寒蘆轉浪魚深入斜陽鴈亂呼自慚貴公子未老賦歸與

和陳叔徐韻勉之　陳北溪

此道何曾遠吾儒自有珍反求皆在我中盡豈由人利善分須白知行語未陳若能祛舊見明德自維新

蔡西山挽詩　曾雲巢

四海朱夫子徵君獨典型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晦菴先生挽章孔子生於庚戌，文公生亦庚戌。

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羅仲素師友李延平繞舍閩溪急潺湲洛水聲

訪楊船山道中迷塗和汪元思韻　何北山

審問方知道。冥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嶔巇。浪謂途言惑。先由己意移。知津要端的。直造始無疑。

迷道有感次韻　王魯齋

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嶔巇。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我今知坂子。萬里不須疑。

附倪公武和詩云。著腳爭些子。公私只兩岐。正途元自穩。捷徑不勝巇。見透行須透。心移境不移。前人須指點。進步莫遲疑。

新竹次韻

瞻彼猗猗竹。來依夫子牆。密含千畝勢。清閟一窗涼。直指生來瘦。貞標靜裏香。緬懷儀鳳意。不記歲年長。

過分水嶺即事次韻　王立齋

積陰頗愁寂。一笑晚風生。豪爽傳詩韻。清眞破俗醒。層巒思就隱。大壑戒趨程。芳草無人種。連天只麼青。

濂洛風雅卷之五

七言古風

題劍門關　周濂溪

劍立溪峯信險深。吾皇大道常天心。百年外戶都無閉。空有關名典貢琛。

大顛堂

浪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雲都羅巖

聞有山巖卽去尋。也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景。且異人間名利心。

春日偶成　程明道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偸閒學少年。

上蔡語錄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云。看他胸中極是好。與會點底事一般。

下山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回。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閒爭肯出山來。

呈邑令張侍承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橫溪山水照人淸。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歸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又和

賞玩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烟塵。祇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

文公曰。龜山謂天際是輕陰。與梅臺是說時事。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體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鼓旆旌。晚風鐃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

又贈司馬君實

二人閒臥洛波淸。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

胡文定公。聖賢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明道先生卻是如此。元豐中年。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拳拳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於出處又卻分明

不放一步過。作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受。

程伊川

謝王佺期寄丹

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先生曰。閒言語道出做甚。顧所以不曾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致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修一身。因有是句。外書曰。王子眞來洛中。居于劉壽臣園亭。一日忽戒洒掃。又于劉丐茶二盂。炷香以待。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眞曰。正叔來信息甚大。又遺書十八卷。亦言子眞前知事。

張橫渠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嶢。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孝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橫渠先生嘗曰。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嘗習熟纏繞之境。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明道先生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呂不韋春秋

秦市金懸魯史修。措辭當日兩難求。書傳果在西遷後。錐口諸儒未必休。

我欲

我欲庭前木葉疎。病枝衰蔓手披除。從今燕坐無通塞。來往風烟任卷舒。

萱草

萱草花開十日餘。花繁日日倍于初。朝開暮落終非計。栽活清松漸翦除。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日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人心生生之禮。原無窮盡。只要學者溫故而知新耳。

書齋自儆

書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此言道要心會。不可徒求之言語文字間也。

合雲寺書事三首

山前咫尺市朝賒。垣屋蕭條似隱家。過客不須攜鼓吹。野塘終日有鳴蛙。

夾屋青松長數圍。午風搖影舞傲傲。幽禽葉底鳴相應。時引殘聲過別枝。

竹間幽徑草成圍。藜杖穿雲翠滿衣。石上坐忘驚覺晚。山前明月伴人歸。

劉陽歸鴻閣

簾捲晴空獨倚闌。冥鴻點點有無間。秋風注目無人會。時與白雲相對閒。

江上夜行

冰壺瀲灩接天浮。月色雲光寸寸秋。不用乘槎厲東海。一江星漢擁行舟。

登峴首阻雨

羊公風績幾經秋。獨遠龜趺爲少留。欲問荊人尋舊事。一江青泚自東流。

又

江浮雲影抱層欄。雲外青山一水間。盡日倚闌看不足。杖藜欲去更回環。

又

江風飛雨上雕欄。庭樹蕭蕭景自閒。向晚浮雲遮不盡。好山渾在有無間。

又

庭前古木已經秋。天外行雲暝不收。倚杖卻尋山下路。一川風雨溼征軺。

諸宮觀梅寄胡康侯

欲驅殘臘變春風。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英輕鬬雪。好藏清豔月明中。

春晚

雲霧浮空半雨晴。茅簷未忍掃殘英。欲將春物飄零盡。只有黃鸝一兩聲。

又

浮花浪蘂自紛紛。點綴苺苔作繡茵。獨有猗蘭香未歇。可級幽佩繫餘春。

閒居書事

輕風拂拂撼孤檠。庭戶蕭然一室清。隔葉蟬鳴微欲斷。又聞餘韻續殘聲。

南溪淡眞閣閒望

欄外溪光溪外峯。重重平遠杳連空。長將兩眼安高處。擾擾都歸俯視中。

春靜

花氣自來深戶裏。鳥聲長在遠林中。班班葉影垂新蔭。曳曳絲光入素空。

採春

搖曳風頭欲振枯。柳梢垂髮不勝梳。從來輕薄纔先發。誰記秋霜隕葉初。

送劉戶曹

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

遺書云。或問作文害道。程子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于此。又安得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云云。此論甚好。

呂芸閣

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卽加衣飢卽食。孰爲末後孰爲先。

和靖語錄曰。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洒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四句。便是曲禮總目。因舉呂與叔詩曰云云。

寒食道中

漠漠雲濃陰欲墜。迢迢遠路馬行遲。春風境界無邊畔。花下遊人恐未知。

藍田

背負肩任幾百斤。山蹊寸進僅容身。先難後獲應如是。重愧端居飽食人。

克己

克己功夫未肯加。客驕封閉縮如蝸。試于淸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卽大家。

經筵大雪不能講

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又

强記師承道克先。無窮新意出塵編。一言有補天顔動。全勝三軍賀凱旋。

過种明逸故居

尹和靖

年妄想學經綸老矣空餘此一身面似髑髏形似雪卻來巖谷繼前塵

自秦入蜀道中

行狀云金人陷洛陽先生竄于長安山中轉徙四五年而長安陷劉豫僭位于京師思有以係天下之望則使其僞帥趙斌卑辭厚禮來招先生具供帳衞從于山中甚盛先生逃去夜徒步渡蜀匿聚水谷中崎嶇走山間遂至閬中

曉來雨過槐陰潤午霽風輕麥浪寒自愧此身徒擾擾不知何處可偸安

又

南枝北枝春事休啼鶯乳燕也含愁朝來回首頻惆悵身過秦川最盡頭

重過丫頭巖思先大夫　胡文定

道旁山色古猶今綠鬢偏驚白髮侵回想臨岐分袂處更誰能會此時心

又

慈顏何在杳難承教子生來重一經謾向人間拾青紫豈勝衣綵日趨庭

黃石山

鳳吹鸞輿向戚姬滿朝無策定傾危直須致得商山老能遣君王意自移

雜詩　陳了翁

牀頭史記千番紙。世上興亡一局塵。惟有炳然周孔道。至今餘澤浸生民。

無題　呂本中

胡虜安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襄陽耆舊惟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

顏樂亭　羅豫章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堂　李延年

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

延平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盃。

自述

松菊相羣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眞堪笑。賴有淸風是故人。

柘軒

耕桑本是吾儒事。不免飢寒智者非。出處自然皆有據。不應感念泣牛衣。

又

五畝之宮植以桑。孟軻舉此助談王。軒前蒙密知何意。要見經綸滋味長。

又

三春采采爲蠶供衣被生靈獨有功野外謾多閒草木可慚無計謝東風

王魯齋曰柘軒三詩體用俱備非先生固莫能道也先生文字見于世絕少近有建中士友傳此只看首句已超絕世俗第二第三尤有力語壯而意遠人可自同于草木乎

羅先生賜和

彩筆描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要靜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

奉家君遷居書堂道中作　胡致堂

五峯收卷萬層雲一水流通四海春南極有星天地久東風無際柳梅均

和唐人未到曉鍾猶是春

一氣冲融轉大鈞四時舒卷見全身若云春向晨鍾斷須信詩人未識春

利欲　胡五峯

寵辱無休變萬端阿誰能向靜中看消磨利欲十分盡免得臨機剖判難

讀朱元晦詩

世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文公跋曰此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寓臥病山間藉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劉英父自祕書除察官以書見招寓試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獬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

風月要人看。叠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舊儀型。浮雲一任開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或傳以語胡子。胡子謂其學者張敬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敬夫而得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敍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長淮有感　　曾茶山

目送長淮去不回。登臨萬感集層臺。波間定有隋渠水。曾向大梁城下來。

夏夜聞雨

涼風吹雨夜蕭蕭。使恐江南草木凋。自爲豐年喜無寐。不關窗外有芭蕉。

南浦征官迎勞二弟　　朱韋齋

鱗生雨後東西港。雪落竹間南北枝。將母方勤弟行役。春風應滿錦囊詩。

又

堂前春日媚珍盤。稚子相羣舞袖斑。斗酒壽親逢一笑。不知身在市門間。

寄吳大卿

謝公擁鼻愛不免。笑閔仁播東郭顏。問訊袖中醫國手。不應長與一筑閒。

送均道人之玉山

道眼無塵萬景隨滄江秋色入新詩歸時人問江南好只道君行到自知

石門寺

行穿蒼蘚瞰平岡踏破青鞋到上方城市紛紛足機穽卻從山路得康莊

墨梅

一枝春色破霜烟影落清波正可憐衲被犯寒歸吮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又

氷盤青子渴爭嘗怪有南枝著意方等是毫端幻三昧更須覓句爲摸香

五二卽生日卽文公元本誤作十二

夢覺牀頭無復酒語終飯底但餘糜已堪北海呼爲友猶恐西眞喚作兒

和王龜齡不欺堂

心外何曾別有天吾心和處卽昭然昭然莫向穹蒼覓帝所清都在目前

又

地上空虛總是天此中那復計中邊好將天體爲心體體得純全自浩然

燈

自從失道入多岐擿埴冥行信所之昨夜忽然尋得路孤燈一點是吾師

林拙齋

又　徐逸平

月明方始覺星稀。燭照還知燈力微。若使世間無聖哲。草根螢爝總光輝。

命卜　朱晦菴

我命還須我自推。細微那更問蓍龜。枯根朽骨猶能兆。豈有靈臺自不知。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喻私欲之波泛溢。如平旦開朗處。自復其天理生趣而依然青山綠樹之景也。

曾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清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次。

答□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天地無心而有象。故伏羲因一象而畫出天地之心。我心若無心而含。卽是伏羲來。程子作易學啓蒙。公與袁機仲言之云云。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喻學問博採極廣。而一心會悟之後。其這是一個道理。所謂一以貫之也。

又

閒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蘂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敬義堂題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心如夜月。孤明則本體之虛靈而聖賢之神明。卽此便是。

觀書有感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

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王魯齋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後首言力到之效。

瑞麗道間

風高木落九秋時。日暮千林黃葉稀。祇有蒼蒼谷中樹。歲寒心事不相違。

讀易有感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嘗謂未畫前天地有易．風雷雨露皆是未畫前人心有易．酬酢變化皆是．

用西林舊韻延平先生宅邊寺．文公嘗館穀其處．

一自藍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履來．

答瞿曇意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擁儒林．欲知陋巷當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胡氏客館觀壁間詩自儆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卻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次范伯巖自警

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嘆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題眞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王魯齋云．此詩去易簀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凜乎於十四字之間．又曰．遠遊寫眞二詩．此先生爲學之始終也．

張南軒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城南書院

微風習習禽聲樂。晴日遲遲花氣深。妙理冲融無間斷。湖邊佇立此時心。

二

花柳芳妍十日晴。五更風雨送餘春。莫嫌紅紫都吹盡。新綠滿園還可人。

三

亭畔薰風盡日涼。來從水面過新篁。悠然但覺盈襟抱。千古虞絃意未忘。

四

林塘過雨不勝秋。荷蓋跳珠瀉碧流。倚檻孤吟天欲暮。更穿芰屬上方舟。

五

山色頓清秋欲半。湖光更淨日平西。涼風獵獵傾荷蓋。歸翼翩翩度柳堤。

六

新涼修竹意逾靜。初日芙蕖色倍鮮。物態直須閒裏見。人情多向快中偏。

七

四面紅葉競綠波。晚涼尒此野情何。憑城更覺看山穩。入戶還忻得月多。

八

拍堤水滿草茸茸。盡日野航西復東。欲去未須愁日暮。月明波面更溶溶。

壽定叟弟

堂堂自昔源流遠。滾滾方來事業長。四馬安車遵大道。正須緩轡不須忙。

病起城南書事

一春風雨水平湖。更覺湖心月樹孤。坐看百花開落遍。依然山色對清癯。

又

茅亭泉滙四周遭。花木經春一一高。卻望西山隔江水。徑思一葉泛雲濤。

春日和陳擇之

花落花開總可憐。崎南亦復好風烟。雨餘起我故園夢。漠漠浮鷗水拍天。

二

年華冉冉春將半。花事恩恩雨滿城。想得東郊變新綠。未妨攜酒趁初晴。

三

泗上當時鼓瑟人。風雩豈是樂閒身。言外默傳千聖旨。胸中長有四時春。

四

日長漸有簡編樂。春半已將櫻筍來。無數青山相慰藉。有時明月共徘徊。

春日西興道中

短短菰蒲綠未齊。河洲水暖鴈行低。歸時須趁春光淺。待得春深意卻迷。

二

江梅已過杏花初。尚怯餘寒著萼疎。待得重來幾枝在。半隨蝶翅半蜂鬚。

三

岸容山意雨溶溶。便是東皇第一功。春色平鋪人不見。卻將醉眼認繁紅。

四

一川曉色鷺分去。兩岸烟花鶯帶來。徑欲卜居從釣叟。綠楊缺處竹門開。

五

簷鐸無聲鳥語稀。徑深鐘梵出花遲。日長徧遶溪南寺。未信東風屬酒旗。

晚春

捲地狂風殿晚春。落花蓋水欲成雲。向人不改舊時面。只有蒼穹無此君。

晚望

獨上荒亭數過帆。橫林疎處見蒼灣。固知不入豪華眼。送與鳧鷗自在看。

八詠樓有感

仲舒舊事無人記。家令風流一世傾。天下何曾識眞吏。古來幾許尙書名。王仲舒守婺有異政。

遊絲

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幾度鶯聲留欲住。又隨飛絮過東牆。

題劉氏綠映亭

涼葉翻翻不受塵。芒鞵藤杖及清晨。開簾小放前溪入。澄綠光中獨岸巾。

又

鷺浴魚跳在鏡屛。搖青浮碧太鮮明。牆東種得陰成幄。隔葉看來卻有情。

壽山寺

石爲文多招斧鑿。寺因野燒轉熒煌。世間榮辱不足較。日暮大寒山路長。

雙髻峯

萬山環立兩山高。伯仲壎篪風味多。軒冕直能驚俗子。采薇千古不消磨。

讀荆軻傳

說與男兒莫愛身。簞瓢陋巷不爲貧。古來豪士君知否。拚得頭顱斫與人。

黃勉齋

倚門　徐毅齋

碧松窩裏着吾身。風在襟裾月在門。炫火未殘弦誦習。一閘清興與誰論。

偶書　曾巢雲

有原一本流無窮。有物萬殊生不同。自從太極兩儀後。往古今來感應中。

又

日月東西遞往還。四時遷易不曾閒。要知天地生成妙。只在陰陽進退間。

幽居　楊船山

柴門閒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徐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

溪頭　輩栗齋

溪頭石磴坐盤桓。時見修鱗自往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妄想要垂竿。

濂溪

逍遙社裏周夫子。太極圖成書掩關。欲驗筒中眞動靜。終朝臨水對廬山。

王魯齋曰。後兩句似知道者。驗動靜于山水間。似亦尚小。

晚晴便有春意

風正波平可進橈。水光山影暮相交。殘陽欲去猶回首。一抹斜紅曳竹梢。

炊熟日有憎松楸

小樓吹斷玉笙哀。春半餘寒復去來。五歲不澆墳上土。望江心折刺桐開。

從先生明哲道中呈伯廣炳道

燕子楊花各自飛。雨乾溪路綠初肥。無人會得風雩意。可是千年瑟竟希。

柳

松菊猶存歲晚期。五株柳樹復奚爲。風流不在春風日。要看秋風搖落時。

登南嶽上封寺

好風一夜掃陰霖。湧出羣山紫翠深。眼界豁然因有覺。六塵空後見眞心。

書事

雙雙鳧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

春日閒居

輕陰薄薄籠朝曦。小雨斑斑溼燕泥。春草堦前隨意綠。曉鶯花裏盡情啼。

春晚郊行

村烟澹澹日沈西。岸柳陰陰水拍堤。江上晚風吹樹急。落紅滿地鷓鴣啼。

法清寺水珠呈杜季高

時南堂

趙章泉

眞西山

葉平巖

何北山

壘石爲山已浪呼。小球戲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還直先生一笑無。

夾竹梅

不染世間兒女塵。任他桃李自爭春。也應高潔難爲對。獨有修篁是可人。

寬兒輩

丈夫何事怕飢窮。況復簞瓢亦未空。萬卷詩書眞活計。一山梅竹自清風。

雜詩

一敬由來入道門。須臾不在便非仁。直須認取惺惺法。莫作回頭錯應人。

二

善惡分明雖兩岐。念端差處只毫釐。怕將私意爲天理。所以先民貴致知。

三

聖門事業遠難攀。立志須同古孔顏。井不及泉猶棄井。山如虧簣未爲山。

送王敬嚴江東都憲

裘帷不憚暑天長。少試平生活國方。吏蠹民蒐盡梳洗。要令枯旱變豐穰。

又

獄情微曖自難明。著意平反或失平。生死兩無織芥恨。考求須盡察須精。

又

功夫眞處在持操。外澤中乾亦謾勞。獨探聖言求實用。豈同末俗爲名高。

緻回太守趙庸齋照牒

閉關方喜得庵棲。何用邦侯更品題。自分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

題徐伯光眞

舞雩春服浴沂侶。社飲衣簑學稼翁。可士可農隨地樂。此心無處不春風。

三閭大夫

愛國憂君感慨深。沅湘浩浩魄沈沈。懷沙哀郢成何事。日月爭光只此心。

張子房

圮上相逢一老翁。誅秦壁項笑談中。報韓僞得劉郎用。更有商山聽下風。

題諸葛武侯畫像

隆中高臥睡無情。鼎峙規模豈素心。自是將軍三顧晚。坐看世變轉移深。

羊叔子畫像

天下三分事未終。已施德惠過江東。誰知叔子深長計。但道中興是茂弘。

陶淵明

王魯齋

義熙鼎向寄奴輕歸去來兮絕宦情特筆誰書晉處士千年心事一朝明

元夕獨坐

頗聞燈火鬧熒熒何似書窗一點青尚喜今年民意樂一般簫鼓兩般聽

贈尋賢趙相士袖中有尋賢牌

赤腳佯聾術有神賢才未必要賢尋尋賢牌子非賢物自是君王座右箴

和劉叔崇晚春

把酒留春尚肯留幾多生意聚詩眸可憐桃李無涵養只有桑麻自進修

蘭亭記

風流盛集數蘭亭刻石紛紛豈有眞嗟老感時何足慕千年誰記浴沂人

題浴沂圖

一時言志點前鼓瑟聲中三月天誰識詠歸眞樂意如何卻向圖傳

題流觴圖

東晉羣賢事已荒卻于紙上見清狂茂林修竹今何在一段風流付夕陽

題長江圖

一日長江萬里長幾多興廢要商量時人莫作畫圖看說着源頭正可傷

又

魚腹江邊八陣圖。嶙峋于此豈良謨。後來浪道長蛇勢。用勢須還烈丈夫。

又

瓜步洲前水最深。幾人恃此縱荒淫。誰云天意分南北。自是人無混一心。

題書目

博而寡要豈通儒。三萬牙籤亦大虛。一編論語用不盡。世間何必許多書。

葉西廬東冬菊

風緊東籬長舊叢。主人杖屨日裘裒。後時獨立應無恨。必待梅花相伴開。

又

霜天無物不凋殘。忽見青葽羽葆攢。欲制頹齡須耐冷。一陽定有落英餐。

又

誰知造化用工深。處士陶潛獨返魂。白髮書生留晚節。從今歲歲典型存。

題思齋梅軸

悄然筆下有心期。寫出寒梢玉立時。何事巧藏烟雨裏。孤標深不願人知。

查林對月

一天風月近中秋。凝望家山不阻修。漫浪疎林人已倦。心期猶與素光謀。

過馮嶺感舊

危陟山椒下碧灣。籃輿竟日劇千盤。傷心四起經行舊。那復當年綵袖斑。

寄玉澗

山中之樂屬高人。風月無邊取次吟。但使胸中飽邱壑。莫將片點著埃塵。

濂洛風雅卷之六

七言律詩

香城寺別虔守趙公閱道　　周濂溪

公暇頻陪麾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脚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清瀏瀏高林雲色淡悠悠談經道奧愁言處明日瞻思上郡樓

按遺事先生前簽書合州判官事趙清獻公時爲使者人或譖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悟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

朱文公曰趙清獻晚知濂溪爲甚深而先生所以告公者亦甚悉見于章貢送行之篇者可考也而公于佛學蓋沒身焉何耶

秋日偶成　　程明道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文公曰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之理無不到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臨流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清明好天氣。不妨遊衍莫忘歸。

龜山語錄曰。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盡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和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攜卷。天與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又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窗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堯夫有謝伯淳察院詩曰。經綸事業無賢者。變理工夫有巨臣。安樂窩中閒俯仰。安知不是打乖人。文公曰。近來有作釣臺記□嚴公非詭激素隱者。昔邵康節作安樂窩中打乖詩。明道先生和之曰。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

云。

哭張子厚先生

嘆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士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先生弟戩天祺。以熙甯九年卒。先生以熙甯十年卒。

集義齋　張橫渠

小齋新創得新名。大筆標題字勢輕。養勇所期肩孟子。動心那肯詫齊卿。川流有本源源聽。月入容光處處明。此道幾人能髣髴。浪言徒遣俗儒驚。

詩凡二首。恐學者未易看。今錄其一。川流有本源源聽。謂集義爲浩然之本也。月入容光處處明。謂知言又集義之本也。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則事事合義。

契重　孤宦

契重金蘭屈指誰。偶然傾蓋接英輝。踈慵唱和應嫌晚。久淡封題莫厭稀。致主每思烹鼎說。剪戎何日檄書飛。安仁久識儒家樂。老大情懷漸有依。

孤宦　孤宦

孤宦殊方意自違。隣光茲幸託餘輝。人心識蓋童心滅。世事諳多樂事稀。直有歲寒甘栢說。終無春思惜

花飛豈同毛刺播閒客向望他門十所依。

龍門道中一云自得吟　邵康節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生平。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沈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著棋間動戰爭心。一杯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文公曰千鈞弩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辟。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謹勿恃無傷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求良藥孰若疾前能自防。

閒行吟

長憶當年掃敝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先天吟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雄取後迺。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太宇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于世上。自無氷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觀易吟

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文公曰。一中心上一聯。多少平易。實見得自別。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或問文公曰。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先生贊曰。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文公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只是姤在上。復在下耳。別無意義。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老難牽復卻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謹勿至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閒愁到兩眉

首尾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閒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被有許多閒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明道先生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嘆時固有命焉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筆時以至死生皆處了自餘榮辱可知之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湄言水湄不止省心兼省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好話說時常愈疾善人逢處每忘機此心是物難爲動其志唯天然後知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已把樂爲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未來身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須指揮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先見固能無後悔至誠方始有前知己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可欺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爲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幾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文公曰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效堯夫體寄仲兄大防微仲　呂芸閣

治非知務功何有見必先幾義始精飯放不應論齒決水來安可病渠成高才況自當名世大業終期至太平可惜良時難再得東山應不負蒼生

韋氏獨樂堂　游廣平

林下徜徉得至游高情不與世情謀羲和叱馭日逾永猿鶴尋盟山更幽踽踽涼涼還自哂休休莫莫復何求應門稚子非無意客至蕭蕭已百憂

韋深道寄傲軒

早付閒身老故鄉青松成徑菊成行搘頤獨坐心遺念坦腹高吟興欲狂甍下却應嗤畢卓籬根遙想對羲皇乘風破浪門前客試問浮家有底忙

楊龜山

望湖樓晚眺

斜日侵簾上玉鉤。簷花飛動錦紋浮。湖光寫出千峯秀。天影融成十里秋。翠鴈翻風窺淺水。片雲隨意入滄洲。留連更待東窗月。注目晴空獨倚樓。

送行和楊廷秀韻

學粗知方始爲人。敢崇文貌獨眞誠。意雖阿世非忘世。志不謀身豈誤身。逐遇寬恩猶得祿。歸衝臘雪自生春。君詩正似秋風快。及我征帆故起蘋。

秋晚偶成

纖纖晚雨洗秋容。庭樹蕭然策策風。萬籟自鳴羣物外。四時長在不言中。坐臨流水襟懷冷。臥對浮雲世慮空。寂寞一廛吾自適。客喇從更議楊雄。

又

風颯淅瀝鬧諸鄰。卻掃衡門謝世塵。天氣清明秋意態。夜光浮動月精神。流年漸覺侵霜鬢。生理從來付大鈞。臨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魚鳥自親人。

閒居書事

虛庭幽草翠相環。默坐頹然草色閒。玩意詩書千古近。放懷天地一身間。踈窗風度聊敲枕。永巷人稀獨掩關。誰信紅塵隨處淨。不論城郭與青山。

再諷宿能仁寺　鄒道卿

八年之中三往回。道人一意金石開。非于桑梓有分好。自是針水無嫌猜。焚香說了四句偈。攜手直上千尺臺。洞庭青草不我隔。東吳可歸歸去來。

聞趙正夫遷門下

促膝論心十二年。有時忠憤淚潛然。不聞一事拳拳救。但見三臺每每遷。天地豈容將計免。國家能報乃身全。他時會有相逢日。解說何由復自賢。

雜詩　陳了齋

大抵操心在謹微。謬差千里始毫釐。如聞不善須當改。莫謂無人便可欺。忠信但當爲己任。行藏終自有天知。深冬寒日能多少。已覺東風次第吹。

過鳳林關戊戌　胡文定

馬首西南二十年。每經關左重留連。殷勤拂石臨流水。邂逅憑欄倚暮烟。千古物情吟不盡。四時風景畫難傳。何人可作隆中伴。待結比鄰買釣船。

奉次朱子發稧飲碧泉

不牽春草詠池塘。且對山泉共舉觴。碧玉湧波清見底。戲鱗依荇款成行。杯盤草草情逾厚。淡話平平味更長。亦有浯溪聳天石。待鐫佳頌壓元郎。

舟入荆江東赴建康

長江渺渺接天浮萬古朝宗日夜流洲在尚傳鸚鵡賦臺高應見鳳凰遊路經赤壁懷公瑾水到柴桑憶仲謀白日幸無雲物蔽好看澄景對高秋

宿州初暑　呂本中

暑氣侵人始欲愁簞瓢窮巷不堪憂亂蟬泊雨林塘靜密徑吹花草樹幽春盡茅簷深著燕日高田水故飛鷗莫欺湫隘無餘地待借元龍百尺樓

林拙齋記問曰呂舍人少年時有詩春盡云云蘇穎濱見之曰此人異日當以詩名天下

效樂天體送范十八歸江西　曾茶山

與君此別重依然再得相逢又幾年無使人言長似舊況教人道不如前窮通軒輊皆由命貴賤高卑總是天只有修身全屬我少遲留處卽加鞭

寄傲軒

自嗟踽踽復涼涼闚口安能仰四方日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君且去肯陪俗客話羲皇

寄許子禮

草堂竹塢閉門中吏部持身有古風老去一麾還作病歸來四壁又成空今朝札翰如無恙舊日詩書卻

未窮拭目看君進明德乃兄事業付天公

食笋

花事闌珊竹事初一番風味殿春蔬龍蛇戞戞風雷後虎豹斑斑霧雨餘但使此君常有子不憂每食嘆無魚丁甯下箸須留取障日遮風卻要渠

送沈昌時赴甯海令　朱韋齋

俯仰塵埃二十年天涯初此試鳴絃正緣五斗羞陶令莫嘆三江阻鄭虔饑吏誅求何日歇羸民凋瘵豈容鞭故人使使來當路終恐勞公自輓船

贈范直夫

將軍競病詩成處南浦春歸蘭玉叢漸減心情身老大久乖談笑路西東鄉關落日蒼茫外樽酒寒花寂歷中且與寓公同放曠浩歌相屬倚秋風

其後文公改葬韋齋于上梅里寂歷山中峯之原深有感于此詩寂歷之句云

和仁仲治圃韻　胡致堂

不遣身心同槁灰化工隨手自裁栽一欄仙鶴端倪露九畹崇蘭次第栽生意可觀那晝得暗香難覓偶吹來柴門謾說何曾閉俗駕輕過也未猜

和仲固

多謝春風吹雨晴出遨今日計初程去隨碧澗灘襖上歸與閒雲澹泊行順理以觀皆有趣會心之樂最難名山桃岸柳甯知此斂笑舒顰合有情

貧病示學者

貧病離居莫厭侵床頭黃卷靜披尋情通不礙天機妙行到方知學海深宇宙一身雖小小乾坤萬象總森森分明此意人難會長望青衿肯嗣音

金陵懷古　劉屏山

荒城莽莽蔽荊榛虎踞龍盤跡已陳赤壁戰爭江照晚青樓歌舞鳥鳴春千年玉氣雄圖盡一壘寒笳客恨新折屐風流猶可想只今高臥豈無人

癸未冬至　林拙齋

塵勞終日謾區區竟是乾坤一腐儒半世飽知榮與辱新冬頓覺我爲吾關防向後存心誤檢點從前制行粗理欲從今能研究無工夫處是工夫

九日天湖分韻得歸字　朱晦菴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翠微

壽母

竹柏交和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旌。高堂正喜新涼入。樂事仍逢壽舉傾。盡室丹心歸善禱。滿頭絲髮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時豐樂太平。

日用自儆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只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于何處味眞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踈。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九日與賓佐登龍山　張南軒

曉風獵獵笛橫秋。澤國山河九日遊。萬里烟雲歸老眼。千年形勢接中州。邱原到處堪懷古。莫菊隨時豈解愁。此日此心誰共領。朝宗江海自東流。

贈樂忠恕

老子曾從先覺遊。後來文采繼風流。胸中有意窮千古。筆下成章映九秋。塵世利名無著莫。聖門事業更精求。詠歸消息今猶在。魚躍鳶飛會得不。

送柳嚴州趨朝　呂東萊

一葉初秋已趣裝。璽書屢下駐歸航。少留北闕三年最。多借西州半歲强。身外寵榮元自薄。眼前凋瘵故難忘。書囊知有朝天草。不是中和樂職章。

次晦翁韻　蔡西山

屈指掘衣十七年自憐鬚鬢已皤然久知軒冕眞無分但覺溪山若有緣下學工夫慚未到先天事業敢輕傳祇今已飽烟霞痼更乞清溪理釣船

和江西王倉使中秋　黃勉齋

明晦從渠造物慳好天佳月靜時看一輪天外長明徹萬象胸中自屈盤星逐使來隨處見霜侵臺迥逼人寒休觀玉兔頻頻擣活國須公九轉丹

林戶求明道堂詩　陳北溪

秉彝同是得天生道在其中本是明氣爲稟來微有蔽欲因感處復多萌磨礱須到十分粹克治全教一味清從此洞然無別體眞元輝露日光呈

卽事　徐毅齋

自吾齋外付吾兒除卻詩書總不知苦色上侵閒坐處鳥聲來和獨吟時十分秋景重陽後一味天涼老者宜調得身心能自慊止吾所止復何疑

省過　程蒙齋

此道從來信不疑安行何處履危機無心更與世俯仰有口不談人是非悔吝德尤須謹細存亡得失要知幾帥門有意無人會一餉忘言對落暉

哭蔡西山　趙章泉

鵲噪春林辱贈詩鴈回秋色忽聞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早歲力辭公府辟暮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辭行可知

答故人　方遠菴

天涯春色已平分桃李陰陰晝掩門黃素久無人問字綠醽時有客來樽棲遲未嘆流光遠寂寞還令此道存珍重故人勤問訊暮年憂樂任乾坤

長沙會十二縣宰　眞西山

從來守令與斯民都是同胞一樣親豈有脂膏供爾祿不思痛癢切吾身此邦秖似唐時古我輩當知漢吏循今夕湘春一巵酒直煩散作十分春

使都梁次韻

第一山前路半蕪憑欄小立撚吟鬚雲橫紫塞無來鴈氷斷黃流不渡狐此日都梁聊共醉向來夷甫可長吁淮山那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

送眞泉州　曾雲巢

隱然風節動朝行屢叩龍墀貢皂囊未促相如歸蜀道翻令汲黯去淮陽便藩自足榮萊服遂殿誰當補舜裳急召諸賢固根本璽書早晚出明光

寄陳正已

屡屋深閉斷經過倒摺塵編且臥痾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吟成楚些翻愁絕鬢染吳霜奈老何心鐵正堅思急試憶君終夜起悲歌

春望

樓上從容曉日明春風隨處動郊坰定知有象根沖漠未信至眞惟杳冥萬化淳時雲靄靄一元亨處雨零零無言共倚闌干曲綠滿原田水滿汀

約友人賞春

人生何事最爲親不看春容不識眞岸柳細搖多意思野花初綻足精神精神識得施爲別意思到時言語新爲報同門須急賞莫教春去始傷春

送淮西左憲知黃州　何北山

日向庭闈綵服趨天邊忽下紫泥書分銅旣佩諸侯印衣繡仍登使者車萬竈貔貅須宿飽九州鴻雁要安居笑談了卻公家事指日催歸侍玉除

端平乙未新元　王魯齋

臺曆更新德未新讀書未濟腹中貧屢因快意行來錯卻向閒中認得眞性性不忘千聖旨惺惺毋欠滿腔仁榮枯冷暖自消長但見流行總是春

時充之訪盤溪有詩次韻

聖賢不出此心公有爲爲之未必充絕學當歸三洞左正源欲障百川東坐春立雪誰能繼弄月吟風豈浪從方已烏頭力應鮮因循又過一年終

何無適同宿山中次韻

虎跱龍蟠釋子宮藥香時出小橋東人眠依約三更後月在清明一氣中千古心期應共遠半生懷抱此時融清泉白日分明記出處他年未必同

科舉

紛紛衿佩止時文競巧趨新做日程一試奔馳天下士三年冷暖世間情清朝不許人心壞舉子安知天爵榮所用是人行是學不知何日可昇平

有人說用

寄語紛紛利欲人不知何者是經綸行藏未可便輕議學問先須辨得眞莫把空言來誤世要明明德去新民大凡體立方言用且著工夫檢自身

和伯兄適莊訪立齋

園林襟帶兩三家翁李怡怡意度嘉時把酒杯傾月影或燒石鼎煮天花青編有味毋吾隱白髮無情任汝加翠竹數竿新映石歲寒只此是生涯

重題八詠樓

樓壓重城萬井低星從天闕下分輝傷心風月詩應瘦滿眼桑麻春又肥山到東南皆屹立水流西北竟同歸倚闌莫問齊梁事斷石淒涼臥落暉

送趙素軒去婺守爲本道倉使

人物乾淳舊典型滿腔全是遠菴仁來時懶作三刀夢去日留爲一道春千里桑麻深雨露雙溪風月更精神出門父老歡迎處猶有文公舊部民

新秋自警

直諒之言久不聞秋來因作讀書吟時時涵泳味無味句句研窮深又深老去已辜朋友望閒中粗得聖賢心無情歲月垂垂過夕秀朝華豈暇尋

明月樓曹守邀和

一簇樓臺表郡城月于此處最光明山搖玉朵東南上水抉金波西北傾老木修容賓畫棟女牆嚴陣護丹楹西風屈指何時到來慶黃雲萬頃橫

王雲五主編

國學基本叢書

瀛洛風雅

選者 金履祥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校對者王玉池）

平一六六八上